

山的峯頂有沒座一爬

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評

陳克環

編者按：本刊已於二十期、二十一期、二十三期刊出陳克環女士評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，本期復刊出陳女士「續評」及總論（百日夜耕後記）後，已全部告一段落。中國時報「人間」副刊，在創作小說逐漸沒落的今天，能舉辦此一活動，誠難能可貴，對小說作家在精神上的鼓勵，尤有貢獻。陳女士之評文自於本刊刊出後，各界反應熱烈，有褒有貶。我們希望，在小說創作和小說批評的領域裡，經過這次耕耘，大家能拿出更好的作品，把批評的理論和觀點寫出來，必可有豐碩的收穫。

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篇名及刊出日期

篇名	作者	刊出日期
這一柱香	忻易	六三、十二、廿一
夢幻騎士	古蒙仁	六三、十二、廿三—廿五
鑿痕	溫瑞安	六四、一、四—六
你非是濟公不可	陳冷	六四、一、九—九
方先生的假期	郭良	六五、一、十五—十六
夏，不是好季節	于墨	六四、一、十八—十九
我的鳥籠，我的鳥	張國禎	六四、一、二十
米粉嫂	宜	六四、一、廿三—廿四
北症	斗姜	六四、一、廿八—二、一
癌患	馬貴	六四、一、廿八—二、一
邂逅	森	六四、二、四—五
三章	鹿	六四、二、廿六—廿八

忻易「這一柱香」

作者將目前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人心諸種問題，透過一座廟表現出來。由於作者純熟的文字技巧，和巧妙的處理角度，他原有的諷刺，便像太陽光通過稜鏡一般，減低了它的炙熱和刺眼的光芒，而發散出虹似的變幻嬉戲光彩。

全篇作品在「跳火」前後，似乎分為兩種不同的格調。「跳火」之前，作者將故事的進行集中於三兄弟廝神之間的談話和回憶之上，充滿了諧趣；「跳火」開始，老大王被抬出來遊街，作者的筆指向羣衆的私語，收斂起笑意，甚至於老大王的感覺都被冷落一邊。

作者以有限的篇幅，三數個人物；批判了社會大大小小各態，且又以調侃的筆調化開了寓意的辛辣，又好像將一味苦苦辣辣的藥，在外面仔仔細細地包上了一層香香甜甜的糖衣。

古蒙仁「夢幻騎士」

作者上來就描寫阿助的理髮店，接着回溯阿助回鄉營生的經過。然後再寫生意興旺，收入增加；而受到摩托車的誘惑。試車，買車！阿助與他女人之間的衝突，女人內心的矛盾，阿助內心的矛盾，二人之間的和解。之後，故事情節生出考駕駛執照的枝節，避警、飛車、失事，夫妻二人在病房中彼此無助地互相安慰。

在前半部，作者細心地為故事的發展埋下伏筆，他寫阿助如何打開財源，因此才能積下足夠買車的錢，把大兒子送到摩托車行去當學徒，引出阿助和摩托車接近的機會，使得阿助對車子從着迷到牽回一具贓車的過程，極其合情合理；當故事進行到考執照的那一節，人物木松突然出現，對於木松這樣一個有言語有動作的人物，作者却並沒有作伏筆，也沒有交代，令人對於那一段關於考場的細節描寫有突兀之感。

整個故事的結構受到過多過詳的細節之累，顯得鬆滯。作者剛剛將阿助如何開了「阿助理髮店」說清

楚，一筆「多少年來」之後，接着又寫阿助如何趁物價大幅上漲之勢，把自己的店改頭換面一番。爲了交代阿助怎會有餘錢買摩托車，後段比前段重要，因此，後段不妨仔細描寫，前面那段就可以簡略帶過。阿助尋妻子阿嬌，在大圳附近和阿水那段談話也並非必要。考執照那一段也可以稍爲予以簡略。作者對於人物和故事的運用太鬆放，不夠經濟。

作者極力使用俚俗語言，以配合人物的身份。

阿助阿嬌一對夫妻之間恩怨愛恨處理得極爲細膩真切，這是作者最成功的地方。阿嬌下班，看見了車，不言語，却「彷彿沒有他這個人似的，一直走到裏面去。」，二人之間冷戰好幾個回合之後，阿助決定將車退回，阿嬌却又要他留住，冷戰變熱戰，把車子摔了又踢；阿嬌出走，二人吵吵鬧鬧，關心又相愛，終於又和好，作者能够把小人物的感情變化寫得如此自然，不但表現出其豐富的想像力，而且也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和同情心。

最後，阿助雖然沒有被摩托車摔死，却是弄得車毀人傷，還說不定要坐進監牢。作者以阿助翻身向牆，表現其走頭無路的心情；以牆壁之斑剝、懶慵的殘

照，和戶外傳來的摩托車的呼嘯聲，襯托出人生的多磨、無奈和無情。人若跟不上時代，固然不快樂；但是，如果硬要越過自己的能力去尋求慾望的滿足，却也往往得不償失。

溫瑞安「鰐痕」

一條怪異的河流，源頭清澈，通過主幹山脈之後，下游却變得急湍混濁。這件事引起了一羣結義兄弟的好奇心，便決定去找尋水源，探個究竟。兄弟之一藍元出發前一天便病倒。還沒有找到水源地之前，一死一傷；衆人冒着死亡的警告前進，終於尋到了水源和它之所以混濁的原因；但是，噩運却已臨頭，在奔向回程的路上，一個個相繼遇難。

作者以主觀限制觀點，敘述這一次驚險叢生、死亡迭出的旅程。在最後，作者自己也因着魔而行將石化，他「用全身最後的力量，劈向那黑色的巨石……」，作者雖然並未交代明白，但想必他因此從死裏逃生，否則，大家都死了，這一段經歷如何傳說下來？可是，看作者最後一句「……巨石上留下一道白色的

鑿痕……」，有未竟之意以虛點表示，或者顯示出述者已經石化。觀點的限制仍然是寫作上一大問題，作者以第一人稱來敘述，可以使得故事比較生動，因為敘述者身經其境，可是，這個敘述者却不得死去，否則就有些說不過去了。

作者以「子」段開始，說明在岔路口決定了向左走之後，便反敘這個尋水集團的組成，出發經過，到選擇了「左邊的路」為止。丑、山下的路（殷平受傷）；寅、血路；卯、月亮的路；辰、沒有路；巳、水路；午、回頭的路（張恕淹死）；未、清晨的路（殷平中箭死亡）；申、夜晚的路（黃辛墜崖，周靖死於蛇陣）；酉、右邊的路（廖建變形，死於作者之手，作者本身行將石化）。

全篇結構順暢緊湊，高潮迭出，一次比一次更加生動。

當尋水的人爬過一個危險的山坡，黃辛聽出了河流的聲音，正在尋路之間，殷平失足受傷，而他以他的血鋪出一條路來，因為他就正墜落在「一條細小且極不易辨認的小路上，原來路就在這山坡下！」。第一個高潮起而又伏，走到無路的盡頭，忽然在茅

草叢裏發現腐爛的人手，和刻在巨石上的警告——DON'T GO，原來是 DON'T GO 的未完成形式。一陣懸宕和猜測之後，冒險前進，立即發現瀑布和水潭，正興奮之間，張恕遇難。第二高潮起而又伏。

正在為五弟之死和七弟之傷，發生動搖和爭執，水源出現，正驚惑於水源的奇象，眾人同時感到天譴的詛咒，死亡臨頭，在黃辛大吼之下，狂奔回程，慌亂之中，殷七中暗箭身亡，黃辛自覺有責，神經錯亂，落崖而死。第三高潮的起伏。

同行到山坡，看看就快脫離險境，又陷蛇陣，周清被羣蛇咬噬而斃。第四個高潮。

廖建和作者正為着漸漸接近岔路口而寬心時，惡魔再度降臨，廖建忽然變老變小，「逕自慘厲的叫着……」，忽然，作者竟發現自己用手「瘋了一般地捏死廖老六」。第五個高潮的起伏。接着作者發覺自己行將石化，「五指已開始僵硬不聽指使……」。

高潮一個接着一個，毫無冷場。六次死亡，六種截然不同的方式，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離奇恐怖，這種恐怖的程度梯次升高，更結集成了高潮的壓迫力量，獲致了極強烈的效果。作者以其深邃的想像力，將

充滿原始恐怖的巫術傳說予以擴張，再透過其高度寫作技巧表現出來，使讀者不但在視覺上，而且也在聽覺上，獲得一種激震式的快感，其效果幾乎近似一部像「大法師」那樣的電影，而故事內容的啓示，却更超過了「大法師」的內涵。

作者以一支具有魔力的筆，創造了一個詭異的世界，他寫叢林的幽異可怖，河水的神秘，充滿誘惑的小徑，嶙峋的怪石亂崗，糾纏着死亡的蛇陣，衆兄弟的着魔和死亡，而貫穿全篇的邪惡的象徵，便是那個與死亡同在的月亮。

作者筆下的月亮：「一輪圓得怪異的冷月貼在青黑色的天上，看看我們。」，「那輪慘青色的黃月，冷冷地貼在青黑色的天空上，在樹葉與樹葉間，歪歪斜斜的把光芒撒下來，罩住我們。」，「慘異的月光冷冷的篩下來」，「冷月靜靜爬在他的臉上」，「在幽異的月光下，我看見黃辛野獸一般的眼睛陷入沉重的思慮中」，「而這條路，正曲折折的，被中天的冷月鋪上一層慘青色的銀光，一直通到山底下，就像一條銀色的蛇」，「太陽沉下去，月亮又慘青着臉色的昇了起來」，「月亮的臉，出奇地慘青」，「月亮

平空慘瑩瑩地撒下來，冷冷的撒在我們每一人的頭頂上，像無所不知的幽魂，而且像冷一般冷澈入心」，「遠遠的冷月，在忽然間神秘、奇異，並且如蠱惑般地膨脹起來，又黃又青又大的冷月，一下子巨大得向前迎臉貼來」。作者連描寫月亮，也是次第增加其恐怖的程度。

月亮是作者最大的着力之筆，每一個人的死亡無一不與月亮有關。「張恕在失足前無助的手及蒼白的臉色，殷平死時額上的血和白煞煞的臉與僵直的手，黃辛落崖時雪白的臉色和直伸的手，以及藍元在病榻中死白的臉色，前伸的白手……」。而這些弟兄們都是些健壯的青年人，那種臨死前的蒼白決非其生理上的現象，而是來自月亮死光的反照。那些失足也不是身手失誤所造成。而每個人着魔之後的喃喃囁語，皆離不了「月亮……吃下去了！」，「月亮……又昇起來了……」，每一個見到了月亮的異象的人便即將死亡，臨到作者行將石化的當兒，他最後所見到的便是那一輪冷月，「一下子巨大得向前迎臉貼來」，這也同時說明了別的弟兄們遇難前的景象，作者最後揮出斧頭「劈在那黑色的巨石上」，黑石上留下一道白色

的鑿痕，似乎暗示月亮的死亡，諸人的死亡也算獲得了戰勝邪惡的代價。

作者在他的十條路裏說明了：人若是要窮究惡勢力的根源，便進入一個險惡叢生的陷阱之谷，死亡時刻窺伺不離，攔住時機便予以襲擊。而衆人的遭遇便是追求真理的下場？在惡勢力的脅迫之下追求真理者，也許從來沒有人活着從死亡之谷裏回去過，但是，追尋者仍然代代相傳，甚至於死亡的警告，前人的血肉之軀的死諫，也擋不住他們的前進繼續追尋。作者一羣人在岔路口，選擇了左邊的路，經歷了險惡、恐怖和死亡，當他再度獨自一人回到岔路口，他知道他完了，因為他「知道太多秘密，活不了了」，但是，他想留下「一點痕跡，一些訊號，讓後來的人勿要走這條左邊的路！那是以後來這裏的人唯一的生機。」

如果我們以左邊的路代表政治思想上的左傾，這一死亡歷程便是共匪邪惡世界的象徵。共產主義往往使得年青人爲之着狂入迷，一旦你開始明白了它的禍害根源，你也便立即成爲它攔取打擊毀滅的對象而至於死亡。那沉入水底的廢城是否象徵洪（紅）禍？因

此衆人一旦目睹了這使清水變濁的根源，便自知活不了？作者和衆弟兄們在「水路」之處發現「不要前往」的警告，已經是爲時太晚，而作者在岔路口留下的一道鑿痕，又無明顯的指示，但願那黑色巨石上的那道白色鑿痕，便是「月亮」——邪惡的迫害勢力的葬身之地。

陳冷「你非是濟公不可」

作者除了具有驚人的想像力，他在文字上的造詣和成就，幫助他極有效地表現了創造力。由於作者也是散文家，他將文字錘鍊得有聲、有色，兼具一種稀有磅礴氣勢和懾人的威力。

這篇作品令人警惕又感傷；又是這般地充滿了淒厲的美感，值得我們深思，值得我們細細地欣賞。

作者十分含蓄的述說神棍的勾當。他們假借菩薩的名字，以治病來欺騙無知的「善男信女」，而實際上却是酒、色、財、氣，一門都不缺。

作者的描寫細膩多姿多彩，將神棍們斂財的醜態詳盡地展露出來。只是全篇的文字欠統一，有些地方

十分文藝化，譬如「抖着，抖着，詭異地抖着。抖着，抖着，荒誕地抖着。抖着，抖着，令我不寒而慄地抖着。」，「她的神態安詳而近乎虔誠，她的手不停輕搖着，輕搖着，虔誠地輕搖着……」等句子；可是，有些地方顯得力求通俗，譬如「對我來說，可以稱得上是透着邪門吧，對了，就是邪門！」，「那聲音可真驚扭得緊，聽得了渾身不對勁，渾身不自在。」等；有幾次却又忽然冒出「幹他娘的」粗話。「我」既然能够在衆人膜拜時，能够不受約束，擠到玉桂姊身旁去喊她一聲，想必是十來歲的不大引人注意的孩子。本篇文字之零亂很難以襯托出人物的個性和特徵來。

郭良蕙「方先生的假期」

作者以客觀全知觀點，來描寫一個中年男人突思「變節」而未果的經過。

本篇的結構和佈局甚見匠心。作者從方先生送走了太太開始，慢慢地分析方先生如釋重負的茫然心情；繼之寫方先生的「行動」，把他那三番幾次的努力

，寫得由遲疑，積極又着急，到不惜「一拼老命」，擺佈得很有層次，老鄧的邀約掀起高潮，旋即平息幻滅，到機場去接太太，方先生的假日於焉虛渡。故事開始於機場，也結束於機場，人同，地方同，只是心情大不同。

本篇結構上的缺點是：作者常作主觀的按語。譬如，作者分析方先生和方太太之間的關係之際，說：「自由是很奇怪的東西……」，「不僅女人如此，男人也有夕陽無限好的恐懼……」。方先生打電話找朋友拉線，一再連絡不上，作者說：「主角無着，這齣戲便無法上演了。」說到打麻將，作者又藉機會把臺北的麻將桌，作了一番統計……。章回小說的作者常常以「看官聽說」來引出一段主觀論調，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和我們國劇裏的角色，也常對觀眾自訴一番；但是，在現代文藝求真的窄路上，作者已無容身之地，他只能技巧地存在於他所創造的人物的影子裏。作者將一個「夕陽無限好」的男人心理，刻劃得十分深刻。方先生送太太出國，所感到的不是別情離緒，而是蠢動思變，世界上一大半當丈夫的，尤其是那些「怕老婆」的先生們，私下裏大約都會同意：作

者的這一番心理分析，確乎相當的接近事實。

作者寫方先生的獵艷經過，從坐在家中打電話，到起而行的到西門町去尋芳，一事無成，最後，受到花花公子出身的老鄧的邀請，正覺事情透出些苗頭，又急轉直下，原來人家認為他是「一個不胡調的標準丈夫」，而特地請他去當和事佬，替一對吵架冤家小倆口作調人。這一筆嘲諷運用得極為巧妙，使作品生色不少。

作者使用了過多的俗句成語，使得作品缺乏一種鮮活的語象力。從文藝創作的立場而言，作者應該運用具有特色和創新的文字，不過就本篇的主題而論，成串的俗句成語反倒造成一種對人物的尷尬處境的嘲諷。

于墨「夏，不是好季節」

本篇雖然以第一人稱限制觀點來陳述事件的發展，但却有相當緊湊並且富有變化的結構。

作者讓「山」帶着衆弟兄在青島冷飲室裏枯等阿米哥到來，就在等待之中，「山」以着閒散的口氣，

或回憶，或直敘地，把衆弟兄「路兒」，「阿豪」，「古巴」一一介紹出場；而且把他們這一夥子的遊戲人生態度，作了一番交代。「阿米哥」一直到本篇接近三分之二的地方才出現，又旋即死亡，漫長的懸宕——倏忽即逝，在讀者的心上留下極為鮮明的印象。

作者的文字屬於一種歐化句法和文明流氓語的混合體。「炸炮」，「大樂子」，「條子」，再加上全文不下二十來句「他媽的」，配合了歐化句法，就成了許多年輕人所沉迷的，斯文高尚的「流氓風度」。作者運用文字暗示性的技巧十分簡鍊有力。他以「路兒打電話……當老頭問我什麼時，我還撒謊路兒幫我找到一個家教的工作。當然他又問及前一晚幾點鐘回來之類的屁事，那都很容易打發過去，何況那一早他還得準備去三個鳥會」這短短的一段文字，反映某些年輕人對他們家長的態度，以及這一類家庭問題產生的一部份原因。作者以人物本身的自述，烘托出生命的浪費，和人心的無情。「山」帶着他的嘍囉們，「我們就這樣死死地坐着，什麼事也沒有」，窮極無聊地看女人的奶房和小腿，把同夥兄弟的性秘密當了

話題解悶；然後大夥兒飛車到海濱去尋「大樂子」，阿米哥死於車輪下，屍體未寒，他便立即想到冷飲室的清爽空氣，和那個叫做「露」的女人。「山」對父母無禮，待弟兄無情，只求追尋性的刺激。然而，他成爲衆人的領袖，難道「山」是現代年輕人所值得嚮往的典型英雄人物麼？作者雖然客觀冷靜無語，但是他的答覆顯然是否定的。

張國禎 「我的鳥籠，我的鳥」

作者以一孩子的平實口氣，敘述他喜歡的女孩阿圓之死。由於口述者是一個不更事的孩子，因此行文缺乏。嚴謹的組織和結構，便恰恰合於其身份。因此，此處所謂之缺乏，無寧是一種成熟的寫作手法。

作者以口述者的敘述穿插着蚶蟾的口舌，托出阿圓以及她的爹娘的情形。阿圓和阿圓的娘雖然在本篇裏屬於主角地位，但是不出場而死去，有關於他們的一切，都經由別人心目中反射陳述而呈現於讀者眼前。一個受人歧視的女人，和一個天真可愛的女孩，一夜之間，死於共匪的砲彈之下。阿圓曾說：沒有母鳥

，小鳥會活不久的。可是，當母鳥和小鳥團聚的時候，阿圓和她娘却已雙雙死亡。作者這一人人生無情的嘲諷，浸透了淒涼意味。

作者將孩子的心理以及意識行爲和無意識行爲處理得極爲成功。

孩子說他喜歡阿圓，阿圓的娘給他糖吃，要他像哥哥一樣的照顧阿圓，他覺得阿圓比自己更乖更懂事，不過他還是點點頭接過糖來。他把摸來的小鳥送給阿圓，阿圓說沒有母鳥小鳥活不久，他就冒着單號日子被炮擊的危險，偷到樹林裏去捉母鳥。阿圓死了，當他看到屍體，作者寫道：「我害怕得把臉緊緊靠在我娘的褲管上哭了出來，兩手死緊的抱住我娘的腿，我娘蹲下來，把我摟進懷裏，我哭得更大聲。」作者這時若是在孩子心裏羅曼蒂克的扯進阿圓生前的影像等等，便不够真切。小孩子對死亡的反應，無論死者爲誰，即時反應尋常都只是「怕」和「哭」而已。作者將孩子對阿圓的感情，表露於他對母命的不從，對砲彈的無懼，和對小鳥的同情，而並非直接發向阿圓，甚至於阿圓死了之後，他哭，可是「我不知道我爲什麼，我祇是無法阻止眼淚」，這才是十足孩子式

的感情。

作者將孩子和他娘的親情也處理得恰到好处。砲彈炸燬了阿圓的家之後，孩子驚惶地奔回村子，看到一大羣圍在阿圓家門口，他娘轉過頭來看到他，生氣的吼他，「我一句話也不敢說，怯怯地走向我娘，低着頭站在我娘面前，我娘把我拉了過去，在我耳朵上狠狠的擰了幾下……。我仍然不敢出聲，靜靜的由我娘說着，我娘沒好氣的把我緊緊的拉到她的身旁，好像生怕一鬆手，我又會不見了人影似的。」當他忍不住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他娘狠狠的打了他一下屁股，才告訴他關於阿圓和她娘被砲彈打死的事。作者將母愛從他娘的打罵之中表露出來，十分真切。

作者以小麻雀和麻雀，象徵阿圓和她娘，黑貓代表摧殘性的惡勢力，那一對麻雀「跳出了那個高粱鳥籠，突然一起拍動着翅膀飛起來，向着黑漆漆的天空飛去」，孩子失去了他的鳥，但却成全了阿圓愛護小鳥的心願，他便也捨棄了他的鳥籠，那隻黑貓在草叢裏哀叫。

本篇沒有一句反共的話，甚至於連共匪這兩個字也沒有出現，但是，共匪殘暴無人道的陰影，却籠罩

着這篇故事裏那些善良無辜的人的生命。

荻宜「米粉嫂」

這篇作品的主题，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很容易使它陷入說教的泥沼，但是，作者却巧妙地逃脫了出來。這不得不靠作者將人物的心理把握得恰到好处。

米粉嫂由別人嘴裏聽到趙福民要同他太太離婚，「心裏有一絲快感」，作者真實地說出了女人的虛榮好勝之心。雖然，米粉嫂曾經被丈夫遺棄，深深明白一個棄婦的痛苦感受，可是，一旦意識到自己具有能使一個男人離棄原配的魅力，快感便油然而升。這一點解除了讀者對於作者說教的戒防。

在米粉嫂對趙福民態度的轉變之上，作者的佈局頗具匠心。先寫趙福民的太太來訪，若求米粉嫂放開她的丈夫，並且以兒女來打動米粉嫂的惻隱之心。之後，趙的女兒因了弟弟急性盲腸炎住院開刀，到米粉嫂家裏來找爸爸，米粉嫂隨着她趕到醫院，目睹了患難中的一家四口子，才終於慷慨贈款絕情而去。米

粉嫂的決定，並非突然，而是受着外面一層緊似一層的壓力，理智終於突破感情的結果。作者在米粉嫂達到決定的過程之中，顯露她作爲一個女人的弱點，如此倖免於空洞的說教。

作者對於米粉嫂的米粉攤子生意形形色色的描寫，顯出他對於生活細節的細微觀察，若干對於某些顧客的着力刻劃則略嫌過火。

米粉嫂和趙福民之間的關係，雖然進展神速，但是作者以趙福民對她的同情，幫忙和讚美；米粉嫂對他的感激，好感和好奇；再加上無意或有意之中的身體接觸，對於他們二人來說，這些也便足以構成以身相許的諸種因素了。

作者對於文字的運用顯得不够成熟。有些地方極力求其通俗，如「胖不隆冬」，「可憐兮兮」，「神秘兮兮」，而有些地方又甩不掉文藝腔，寫米粉嫂這一類型的人，用「午夜夢回」，「驀然驚覺」，「驀然意識」，「空虛寂寞」去形容，似乎不大調和，比之於作者寫米粉攤子上的那一套語調，簡直判若兩回事了。

姜貴「北斗」

這篇作品有關於一個人的一生，是一個長篇的素材，却被削成了一個中篇。在第一節裏，宋總經理接到卜西坡的留話之後，作者從第二節便開始反敘，從二人的小學時代等到進入社會的浮沉，一直到最後第八節，才又回到現場總經理辦公室。嚴格的說，這一頭一尾只能算是楔子和尾聲，不足以作爲短篇或中篇多變的結構骨架。一般的短篇小說作者，有鑒於在篇幅上受到「短」的限制，便亟亟在寫作技巧方面躡磨，在對比、隱喻、意象、語象、結構、佈局等手法的運用上求精求變，期以在讀者的感受上引起美與力的衝擊效果。

「北斗」由於篇幅的削減，未能刻劃人物的主觀意識，以及詳述客觀的環境因素，缺乏長篇小說所特有的深度，又由於寫作手法的單純，缺乏中短篇小說的曲度；如果要以寫中短篇小說寫作技巧的標準，來分析這篇作品，對於作者毋寧是不公平之舉；因此，就「北斗」，我僅談談作品的內容和作者的思想。

就表面上看起來，「北斗」的主題似乎未曾脫離宿命論調。作者以卜西坡和宋金元二人的際遇，來反映出命運的嘲諷。卜西坡才智如北斗，宋金元不過是一顆借她光的小星星，他的升學就業無一不是靠卜西坡的幫助和提携，到頭來，宋成了總經理，而卜反被衣食所困。真是所謂「千算萬算不如天算」，「糊塗自有糊塗福」……。任一個人如何聰明能幹，費盡心機，命運却叫你不得不低下頭來。

卜西坡從小學時代一直到大學畢業，雖然也經過了一些挫折和打擊，但是，都能够以他過人的才智、謀略和苦幹，而渡過難關，出人頭地；他由成功到失敗的轉捩點乃起自黃見芬。其實，像卜西坡那樣的人可以算是大老板理想的快婿人選，卜的走裙帶計劃可以說是一個有野心的人自然步驟，他之所以全軍覆沒，乃是因為他不巧遇到像黃見芬這樣一個年紀比他大，性格又堅強，責任心又奇重的女子，設若黃見芬是個只講吃喝玩樂的嬌嬌女，卜西坡的繼承人身份還會冇問題麼？所以卜西坡的計劃失敗，千不怪萬不怪，只怪命運的播弄。

作者雖然未曾脫離宿命論，但是他却又並不止於

宿命論，而向前又邁了一大步。卜西坡得不到黃見芬，只是被調到會計室當主任，並沒有因而失業，他之被開除，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，而這個改革方案之中，包括了開革大老板姘頭的獨生兒子。卜西坡離開粵海公司以後，「由於做過一陣子大公司……再到家公司去做事……都不對勁。將就，將就下去，改善，無從改善起，而且人家有人家的作法，他們根本不聽你的一套。因此……沒有一個地方幹得長。……有的公司……聘也不敢聘他。……當過中學教員，……不是被趕走，就是他辭職了事。」卜西坡的沒落，弄到無安身之所，還是由於社會上對於一個改革者的排斥力量，以及對於失敗者的無情。總而言之，卜西坡的失敗和宋金元的得意，充份的表現出社會的病態。

作者筆下的女子（以黃見芬為代表），掙扎在愛情與責任之間。那個時代的女人相信，婚姻使得她們成為男性的俘虜，女人若想保持獨立自主，以免被利用或佔有，似乎唯有獨身以終。

作者以嘲諷手法處理卜西坡和黃見芬的關係，極見工力。卜西坡的雄心大志便是娶一個富家女，然後

靠着岳家的財富大展鴻圖，可是，使他大裁劬斗的却正就是粵海公司大老板的千金；黃見芬之所以摔掉卜西坡，不是因為她不愛他，反而是由於她實在愛他，怕因此受制於他，才毅然斬斷這個關係，將他調職。作者對於事業之於男人，愛情之於女人的處理，比之於古典小說作家的宿命論調，顯然有了大大的進展；但是繩之以現代社會的情勢和觀念，作者的觀點却又似乎稍嫌過時。目前社會上的工商業鉅子的發跡，裙帶關係並無舉足輕重的影響力，稍具規模的公司即使仍然脫不了家族的控制經營，但是已經建立了相當健全的人事制度，像大老板的兒子營私舞弊而能升任主管，有才幹如卜西坡者隨時被開革這類的事，幾乎是難以想像的。現代的婦女已經能够兼享魚與熊掌的美味，佼佼者甚至運用婚姻關係，在企業界獲致了輝煌的成就。談到這裏，便又不免牽涉到本篇作品的時代背景問題。

作者在第一節裏，寫宋金元上班，說明是現在進行式。自第二節即開始反敘，追溯到卜西坡和宋金元的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以及就業。在最後第八節裏，作者指出宋金元升總經理不過是十多年的事，但是，

作者所註釋的薪水計算，却似乎又是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銀元標準。

作者如果乾脆說明事件發生的真實年代，讓讀者配合了時代背景去讀作品，自另有一番認識和了解；像這樣硬把過去的人和事，拉到現代來進行，便令人產生一種不合時代之感。

又：在筆者家鄉（湖北省），稱「北斗七星」，北斗星為七顆亮星所組成，其形如量米之斗。

馬森「癌症患者」

作者的文字簡潔、明快、流利，在一開頭，只用一小段文字，便將人物之間的關係和情節的來龍去脈，勾劃了一個輪廓出來。

結構也很緊湊，作者在順敘之中穿插反敘，托出故事的來龍去脈。作者在懷生的追憶之中，將懷生和金鈴的關係之漸進處理得極有層次。懷生在出國之前，便聽到了一些有關於林楓太太的風風雨雨，到了美國，第一次見到金鈴的「驚艷」和「迷醉」，海濱之遊，坐在女友雲和金鈴之間，却與金鈴發生了肉體上

的厮磨和接觸。午間突訪，與金鈴獨處，翻裸畫，慾念激盪，衝跑離室。勉強與雲成婚，落落寡歡，忽聞林楓死訊，慾念復熾，急赴S城，一了宿願。情節佈局，有暗流，有浪花，有高潮，毫無拖泥帶水之處。

作者對於林楓、金鈴以及雲的造型，有相當突出的筆墨，可是對於主角懷生却讓讀者留下一個模糊的印象。我們知道林楓是一個笑呵呵的、熱情的、爽朗的，對於太太當着他的面與人勾搭都會全不知曉的樂天知命人物；金鈴是一個體態輕盈，風情萬種，令得男人暈陶陶的女人，而雲則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書呆子，難過的時候，便躲到浴室裏去哭一場，然後，又輕輕地，怯怯地去抓住丈夫的手以圖挽回他的心意，這種女人只會令得男人羞慚但不快樂。但是對於懷生，除了他對於金鈴的那一股強烈的慾念，我們對他的性格類型却沒有一個明晰的肯定認知。

作者運用強烈的對比來述說他對所謂之貞操觀念的立場。他以雪景的冰清玉潔比擬金鈴，却以溶雪的醜陋和污濁影射雲。懷生聽到林楓死訊，開車去S城見金鈴的途中，他「遙望田野、樹林、房舍都消失在這一層白幕中，到處都是純色的淨潔，美妙無瑕。」

，在S城過夜，他離了金鈴之後，「昨日的雪全沒有消溶，大地散溢着一片沁心的潔光，他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。」反過來，懷生眼中的妻子「橢圓的眼鏡反映着窗外半溶的雪景，他看不清她的眼睛」，而作者剛好在前一段裏，着力地描寫了一番溶雪的醜陋和污濁。這一對比含有雙重的意義：作者以為愛慾使人陶醉舒暢，即使是世俗目為「不道德的」，却是美麗清沁，如「白玉的光潔」，「純色的淨潔，美妙無瑕」；另一方面，男女之間如果不能達致性愛的樂趣，雖然這種結合是「道德的」，也不過只是像「消溶的積雪，使得這個世界看起來到處淤積着污濁的泥濘」，令人不快樂。

林楓與金鈴、懷生與雲，兩對夫妻之間家庭生活描寫，也是一個對比。作者顯然強調，一個能够使得丈夫覺得快樂、幸福的妻子，並不在於她是否擅長家務，更不在於她的貞操道德，而是要具有動人的體態和撩人的風情。金鈴雖然當着丈夫的面與懷生勾搭，林楓雖然爲了這個爲人所議論的女人洗盤子打工，但是，他在生時，不失爲一個快樂滿足的人。雲雖然「是個好女孩兒，又文靜，又有學問」，見了人又不

苟言笑，是個標準貞潔的女子，但是，她却無法使得丈夫得到快樂，比起來，林楓和金鈴的生活充滿了陽光和笑聲，而懷生和雲的生活裏充滿了冷漠和暗泣。

作者筆下的男女關係，偏重於官感方面的愛慾，而缺少了情愛的成份。懷生聞到金鈴的體臭，覺得「比他手中琥珀色的紅酒更加醉人」；後來，他回到雲的身邊也是，「聞見了一息輕微的體臭，好像比琥珀色的紅酒更能使人陶醉」，如果，男人只顧陶醉在女人的體臭味裏，那就怪不得落雪「皎潔的時間是短促的，那半溶的污濁雪景，却停留得那麼長久」了。

作者在故事的首尾，着力寫懷生受到母教的影響，養成潔癖的習性，進屋子之前擦鞋、脫鞋、拾鞋的一些小動作，以之說明傳統教育力量的深遠。

懷生在幼年的時候，受到寡母的教養，滿腦子的禁慾和貞操的模糊觀念。一旦受到女色的誘惑，便咒罵自己是「畜牲！」，認為是不潔不道德之事。即使結了婚，也無法過一種正常的夫妻性愛生活，一直到他在金鈴的誘惑之下，掙脫了「道德」的束縛之後，他才能以發現自己妻子的可愛之處，得以尋回失落已久的夫婦生活。

作者將貞操道德觀念比做人心理上的癌症。懷生對林楓說：「我的癌症不是肉體上的……有些地方的先天組織破壞了，毒化了。這毒又慢慢地向着別的地方蔓延，終於有一天我會整個地潰掉。」他又說：「這種病是傳染性，在我們這個社會中，大家都沾着一點兒。」林楓死於肉體上的癌症，而懷生心理上的癌症却由於林楓之死，而間接得以治癒。誠然，古代對女性所苛求的片面貞操觀念，已然失去了她之所以存在的依附，但是，懷生不得不背棄自己的妻子，玷污好友的妻子，以求超脫自己，這一手法也着實淒厲、辛辣。

陳克環評鹿橋
「邂逅三章」，因
來稿較遲，將於五
月號本刊刊出，特
此敬告。

——編者